

所谓素质,不过是细节

有一天,我去一个朋友家做客。她家雇了一个保姆,有些年迈了,行动不是很便利。

我坐在客厅里喝茶,朋友笑意盈盈忙前忙后,端庄秀美的身影穿梭于厨房与客厅间。这是我第一次到她家里做客,也是我第一次脱离了社交场合见她。

她陪我聊天时,不停地指挥那个老保姆干这干那。老保姆忙前忙后,一脸谄媚和惶恐。

临别时,“战事”爆发——只见朋友端坐在餐台前厉声斥责那个老保姆,只是因为玻璃餐台的台面上被水果弄湿,老保姆没有按她说的用牙膏去擦洗。

我终于见到了她的另一面。她正眼都不瞧一下那保姆,只是厉声抛出几句话:“还要我再告诉你吗?桌子没擦干净,再用牙膏擦三遍!擦到能照出你的

影子为止!”

老保姆战战兢兢地从卫生间拿出一管牙膏,却不小心碰倒了水盆,于是水漫地面,老保姆脚下一滑,“扑通”一声摔倒,半天没爬起来。而她,连眼皮都没动一下,却一转脸,立即堆满了笑意对我。

她竟然是个会变脸的人!

此后,我再也没见过她,也没再接过她打来的电话。我已经不拿她当朋友了,也许到现在她都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间疏远了她。

同样的一件事,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。

那天路过国贸,是重庆路上最繁华的路段。一个老人跪地乞讨,没有下肢,一寸寸地爬行。路人皆侧目,面无表情。逢乞必施的我顺手掏出一元钱,扔给了老人。

没走几步,对面走来一个女人,衣衫华贵,妆容精致。她刚从国贸买完东西出来,手里拎着大包小包。走到老人面前时,她停下了脚步,想掏钱,却腾不出手来。

老人“善解人意”地趴在地上摆了摆手,示意女人离开。女人却突然蹲下了身子,用腾不开的手示意老人自己动手去掏她的腰包。

老人的手黑得像刚捡完煤渣,可那个女人就那样蹲在老人的面前,任由那脏手去掏她的腰包。老人掏了,是一张10元的钞票。女人站起身,急匆匆地离去。

我怔住了!

女人那一蹲,蹲出了她的高贵,也让我无地自容。这样的女人,可爱之外还有可敬。

(佚名)

苦难被战胜了才是财富

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在一次聚会上遇到汽车商约翰·艾顿,当听到身价千万的汽车商诉说童年的艰辛时,丘吉尔惊讶地问:“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这些窘境呢?”

艾顿笑道:“有什么好说的呢?正在受苦或正在摆脱受苦的人是没有权利诉苦的。”继而艾顿又补充道:“苦难变成财富是有条件的。这个条件就是,你战胜了苦难并远离苦难,只有在这时,苦难才是你值得骄傲的一笔人生财富。当你身处苦难的纠缠时,诉说苦难只会被别人看成请求廉价的怜悯……”

艾顿一席话,使丘吉尔重新修订了他“热爱苦难”的信条,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:“苦难是财富,还是屈辱?当你战胜了苦难时,它就是你的财富;可当苦难战胜了你时,它就是你的屈辱。”

(陈凤兰)



慢慢地,我们长成了爱数字的大人

《小王子》中有这么一段话:“如果你大人们说:‘我看到一幢用玫瑰色的砖盖成的漂亮的房子,它的窗户上有天竺葵,屋顶上还有鸽子……’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出这种房子有多么好。必须对他们说:‘我看见了一幢价值十万法郎的房子。’那么他们就会惊叫道:‘多么漂亮的房子啊!’”。

有一个女同事曾经在办公室里说她买了一双有个蝴蝶结、充满浪漫气息、俏皮又可爱的鞋子,大家听了完全无感,但是她换成这样描述:“它有10cm的高跟,跟上面镶着18颗水钻,要花5000元。”立马就会有人惊呼:“一定美爆了,穿上一定漂亮极了!”大人们就是爱数字,大人们关心月薪多

少?股票涨了多少跌了多少?房价涨了多少跌了多少?这个那个商铺打折多少?这个那个网购满多少送多少?

小的时候我们了解朋友是这样的:“你喜欢玩开飞机的游戏吗?你喜欢唱什么歌儿啊?你妈妈会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?”长大了你只会问:“你多大年纪呀?弟兄几个呀?体重多少呀?你爸挣多少钱呀?”以为这样才算了解朋友。

大人们不会关心一朵花盛开的香味是怎样的;不会关心冬天第一缕阳光是如何照耀大地,给人带来温暖的;不会关心他们的爱人是否需要时间的陪伴而不是金钱;甚至他们都没空抬头看看此刻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,因为他们

匆匆赶着去距自己500米处的自动取款机上取出一万元买一只打了八折的手表。

这是一个想象力匮乏的社会,人们需要用数字来衡量一切,包括爱情。数字成了证明爱情的方式。男朋友的月薪有没有过万?为我买了多少克的钻戒?我们可以住在多大的房子里?他肯为我们的婚礼花多少钱?如果没有达到心里的那个数字标准,那就不能证明他爱我。

我们忘记了用心去感受,而依赖于数字做判断。数字是如此的冰冷而缺乏感觉,可是人们却用它来衡量和证明一切。是大人们太愚蠢还是数字太强大?

(美雅)